



人鏡陽秋卷四

長樂鄒
振錄西
諸海抄

明新都無無居士汪廷訥昌朝

父編

忠部

籍保護
甲申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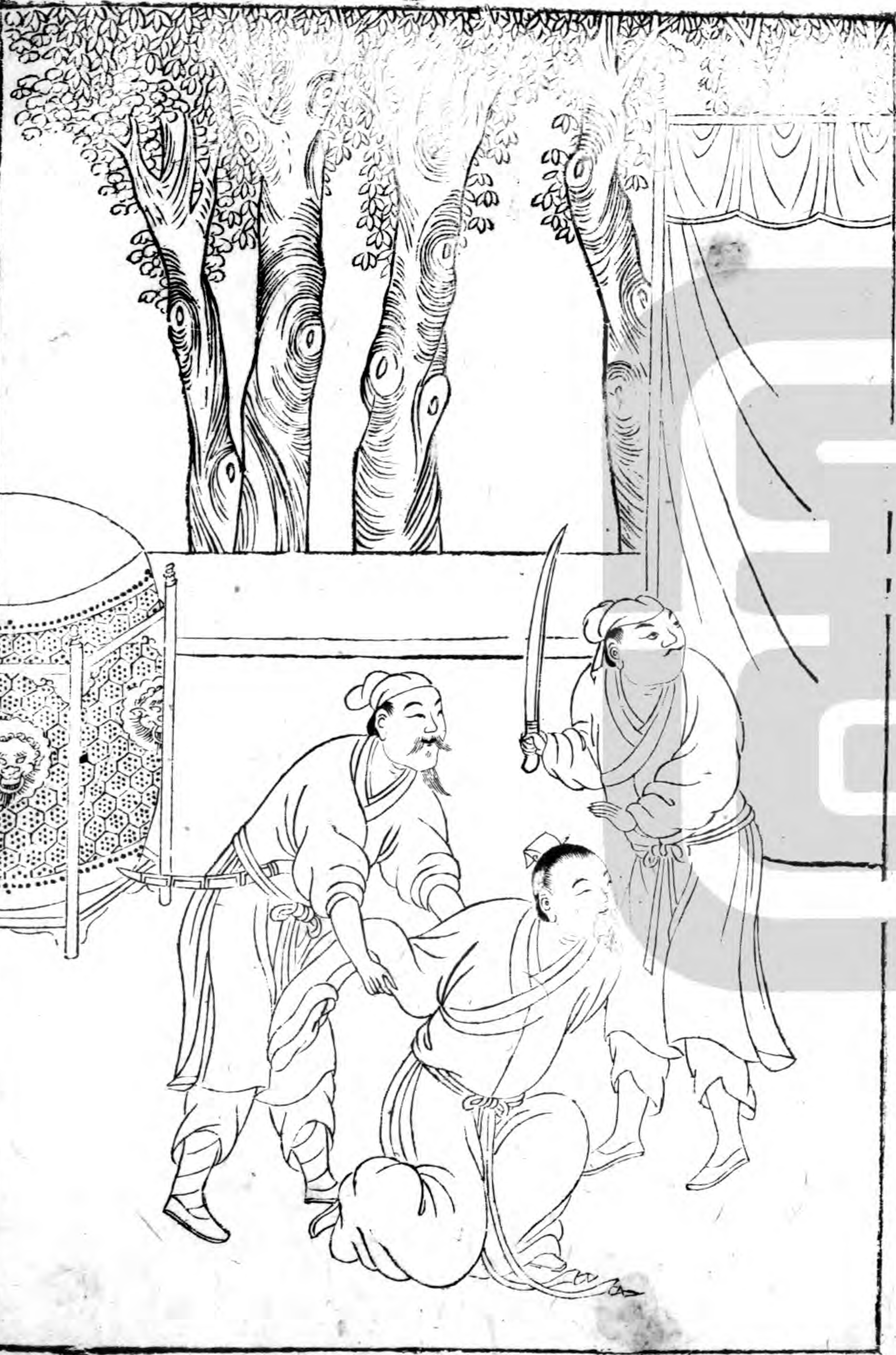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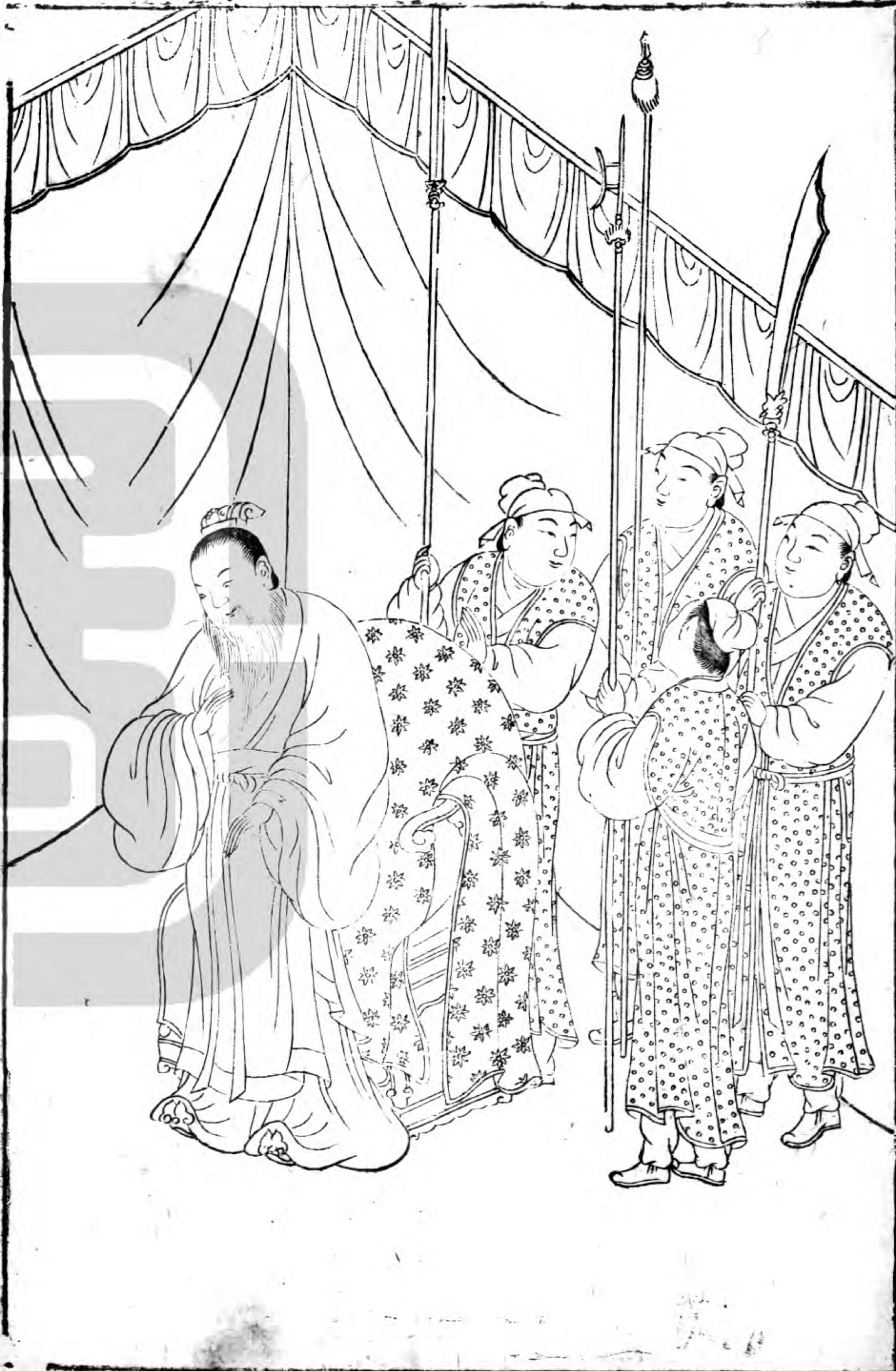
三



陰飴生

晉陰飴生會秦伯盟於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圍也曰必報讐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惑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乃歸晉侯

無無居士曰善哉呂甥可謂使命不辱矣夫主辱臣死韓原之役辱莫甚焉幸而甥之使述小人以樹威而憚秦又述君子以引咎而動秦皆死心也秦雖暴橫安得不憚而且動哉秦伯乃謂是吾心是中窾之論矣柰何後以畏徇故而蒙秦伯之戮哉惜也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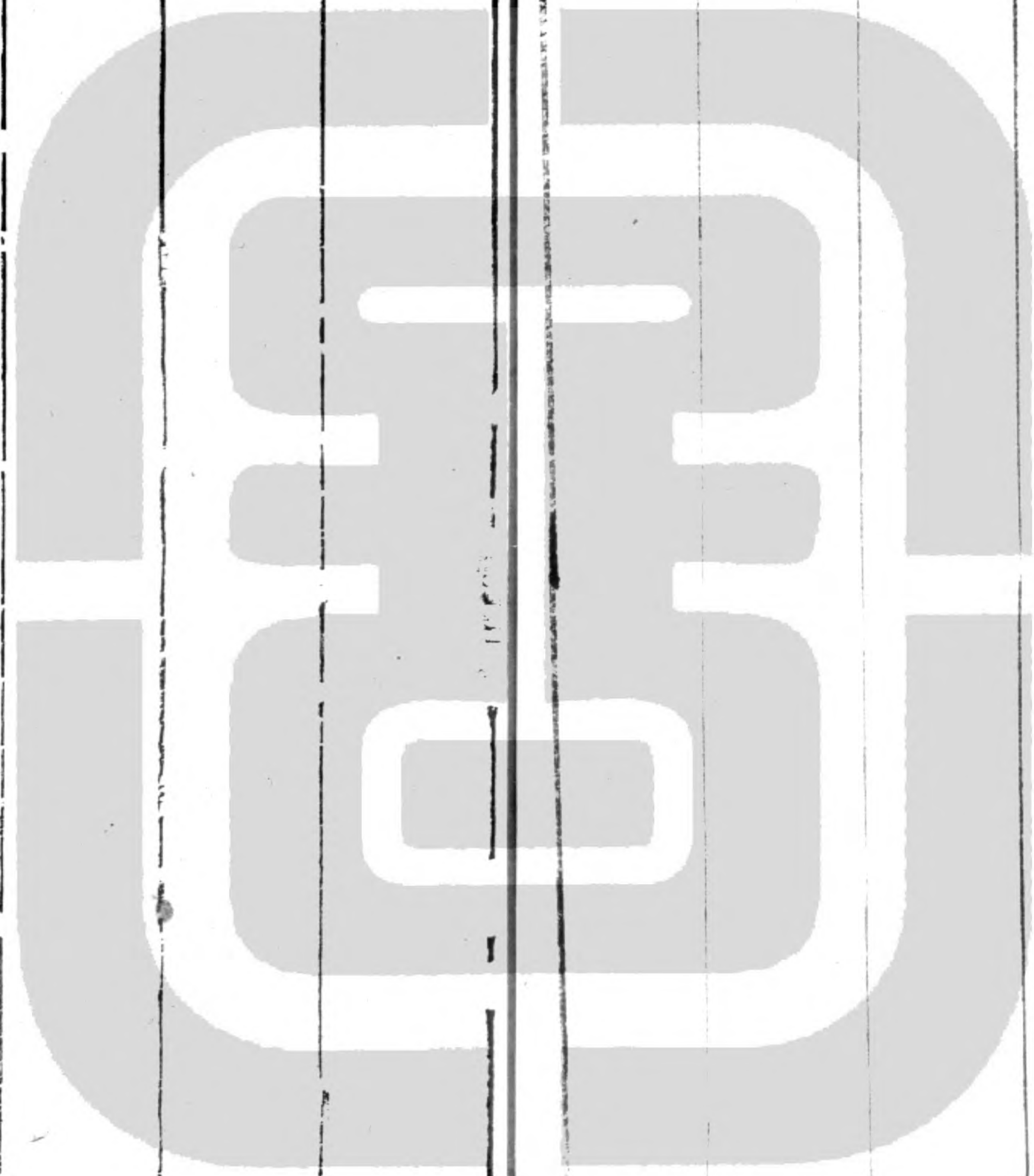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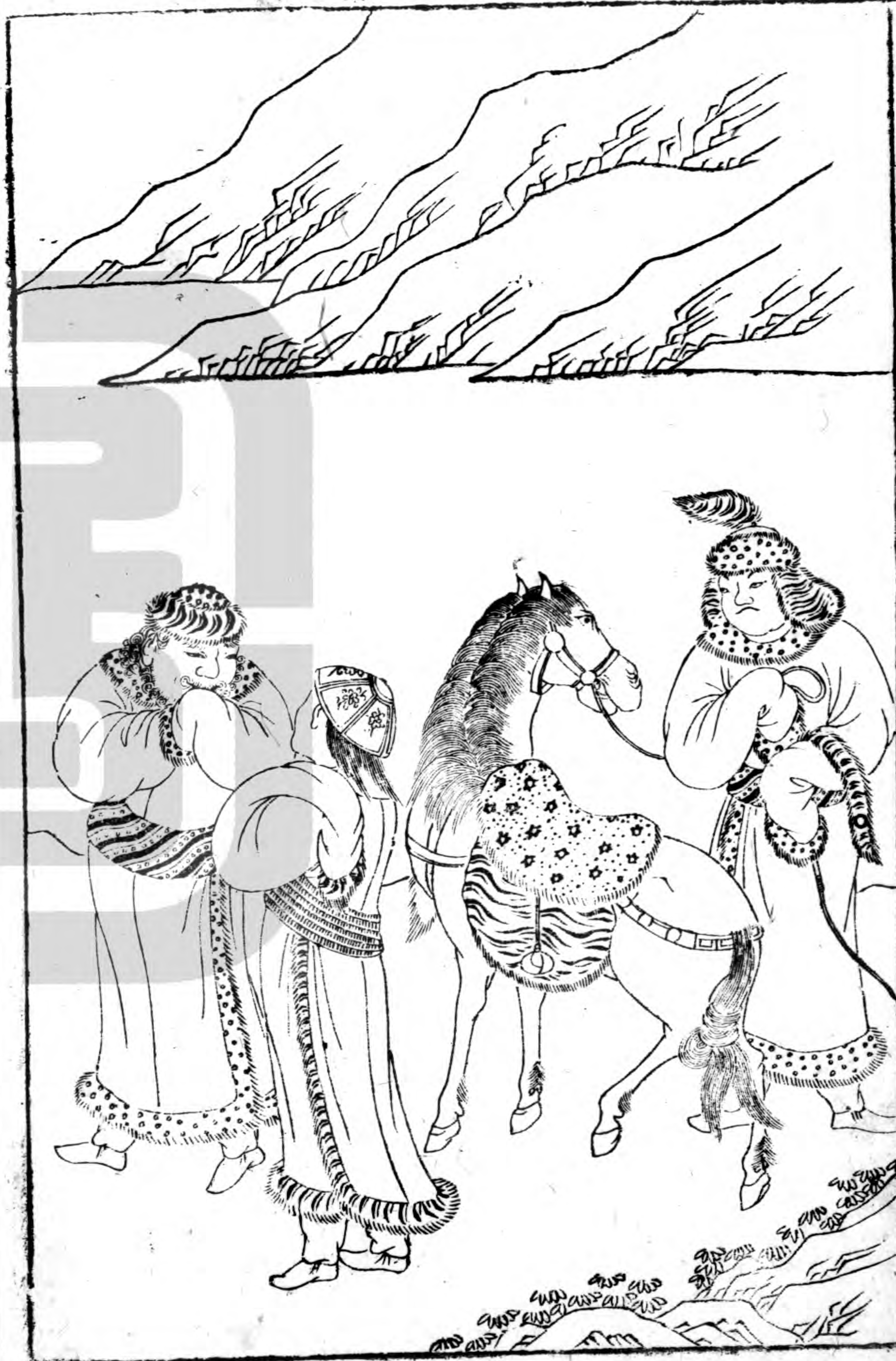
蹶由

春秋蹶由吳子之弟也時楚子伐吳以駟至於羅汭吳子使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殆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然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吾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

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邛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

無無居士曰吳蹶由臨難亢辭借凶為吉殊無楚囚之態豈真守龜告吉哉彼即人中之元龜也夫吳楚不相下已久赫赫楚國江漢是憑區區之吳即以釁鼓且自分之及巫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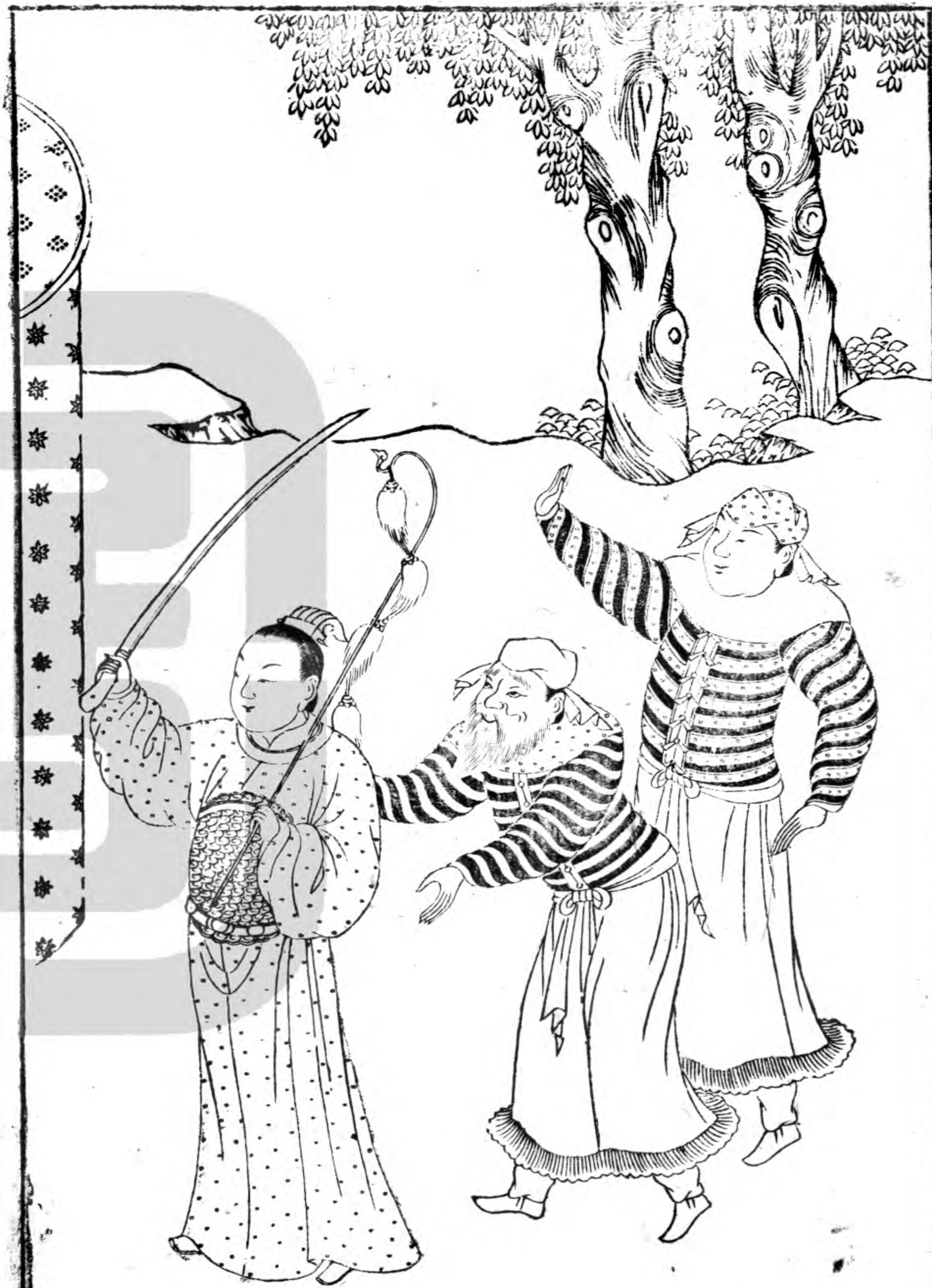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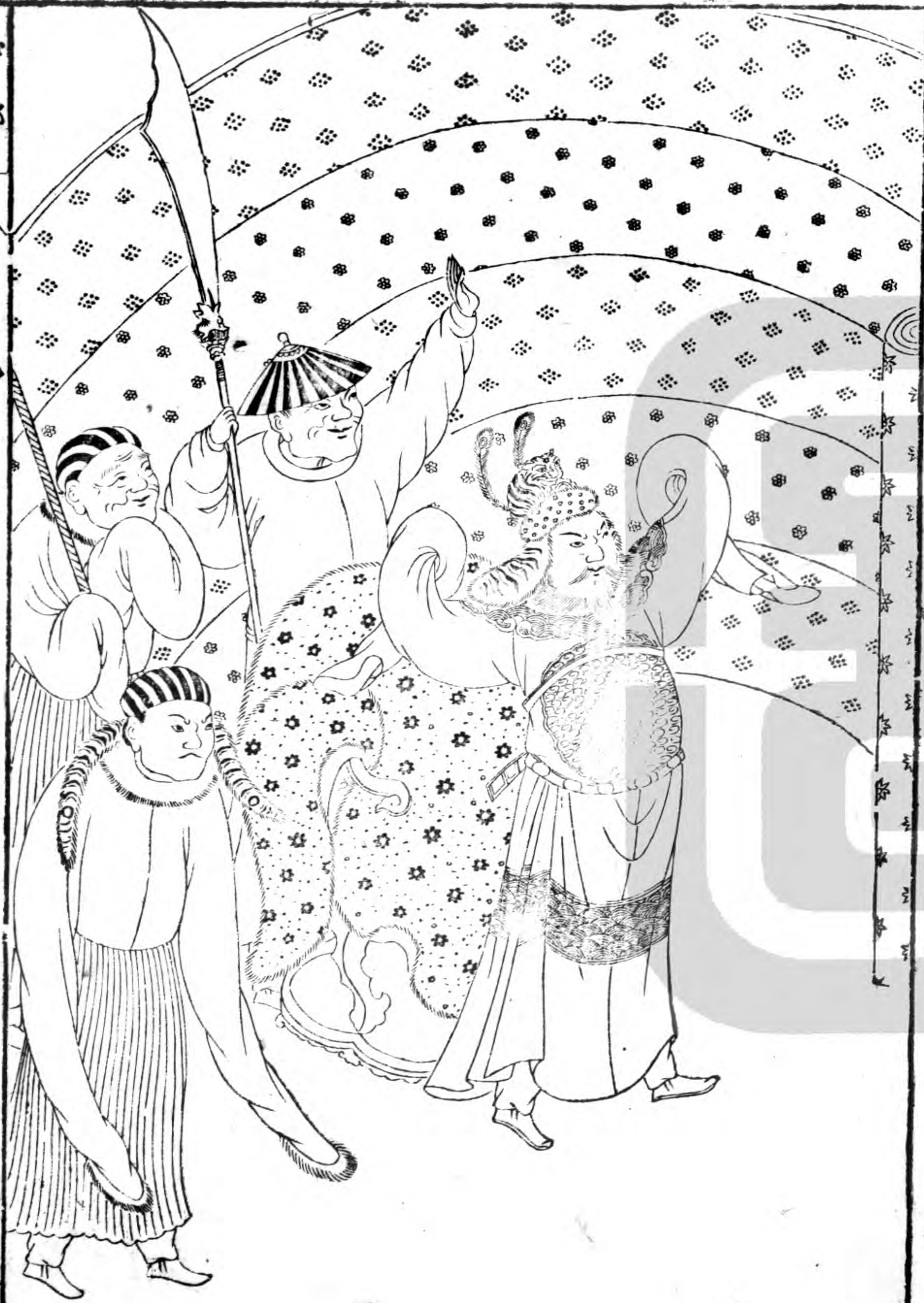


蘇武

漢蘇武字子卿武帝時為中郎上遣武送匈奴使還匈奴匈奴脅武降武不屈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日飲羝乳適有漢侍中李陵降在匈奴乃置酒與飲勸武降謂武曰人生如朝露何苦如此武曰武父子位列將爵通侯愿肝膽塗地今得殺之誠甘樂愿勿復言後得還鬚髮盡白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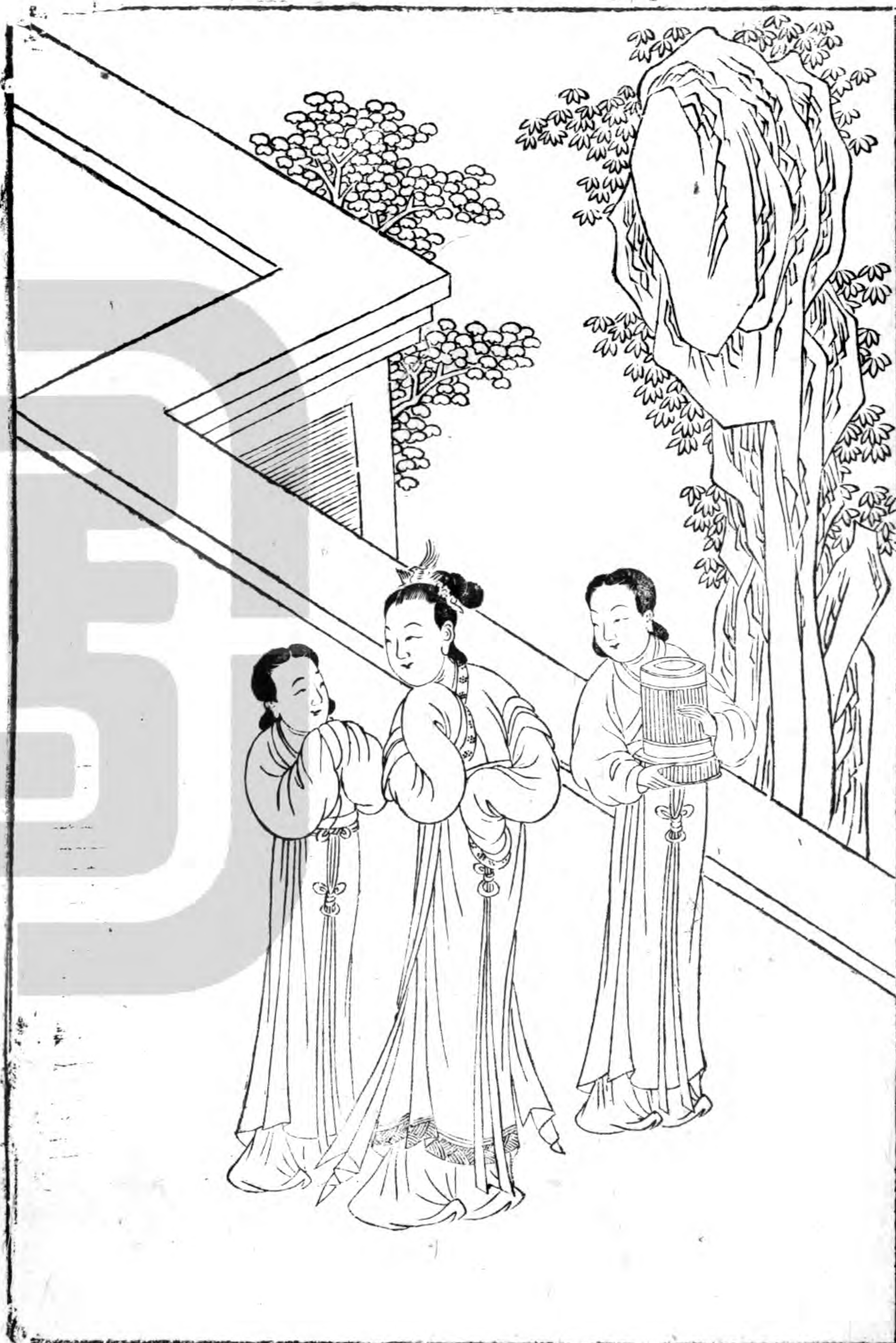
其屬國

無無居士曰蘇武之峻節千載以下讀其傳猶令人寒心而銷骨然衛律之說降與李陵一也于律則罵之于陵直効死其前豈不謂故人耶至於酒酣起舞泣下數行忍哉漢武棄之絕域而子卿生還當䟽高爵崇茅土猶不足酬之乃僅典屬國漢武真少恩哉



鄭衆

漢鄭衆字仲師永平初北匈奴求和親顯宗遣衆持節使匈奴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為屈單于圍守之欲脅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衆上疏曰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耳雖勿報答可也帝不從復遣衆衆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追衆還繫廷尉會赦免歸帝得衆與單于爭禮之狀乃復召衆為軍司馬無無居士曰匈奴所以恐喝漢死者其伎倆止於拘囚困苦亦畏漢強大不敢甚加害也苟遮得其情出機權以制其利害則一使之任賢於十萬師矣鄭衆不屈固已誓服其心柰非凡所見漢廷自沮之何夫爭之於虜庭仍遷就以報答古今之通患也惜哉



班超

漢班超字仲升扶風人章帝時為將兵長史使西域鎮撫於賓衛戾李邑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超曰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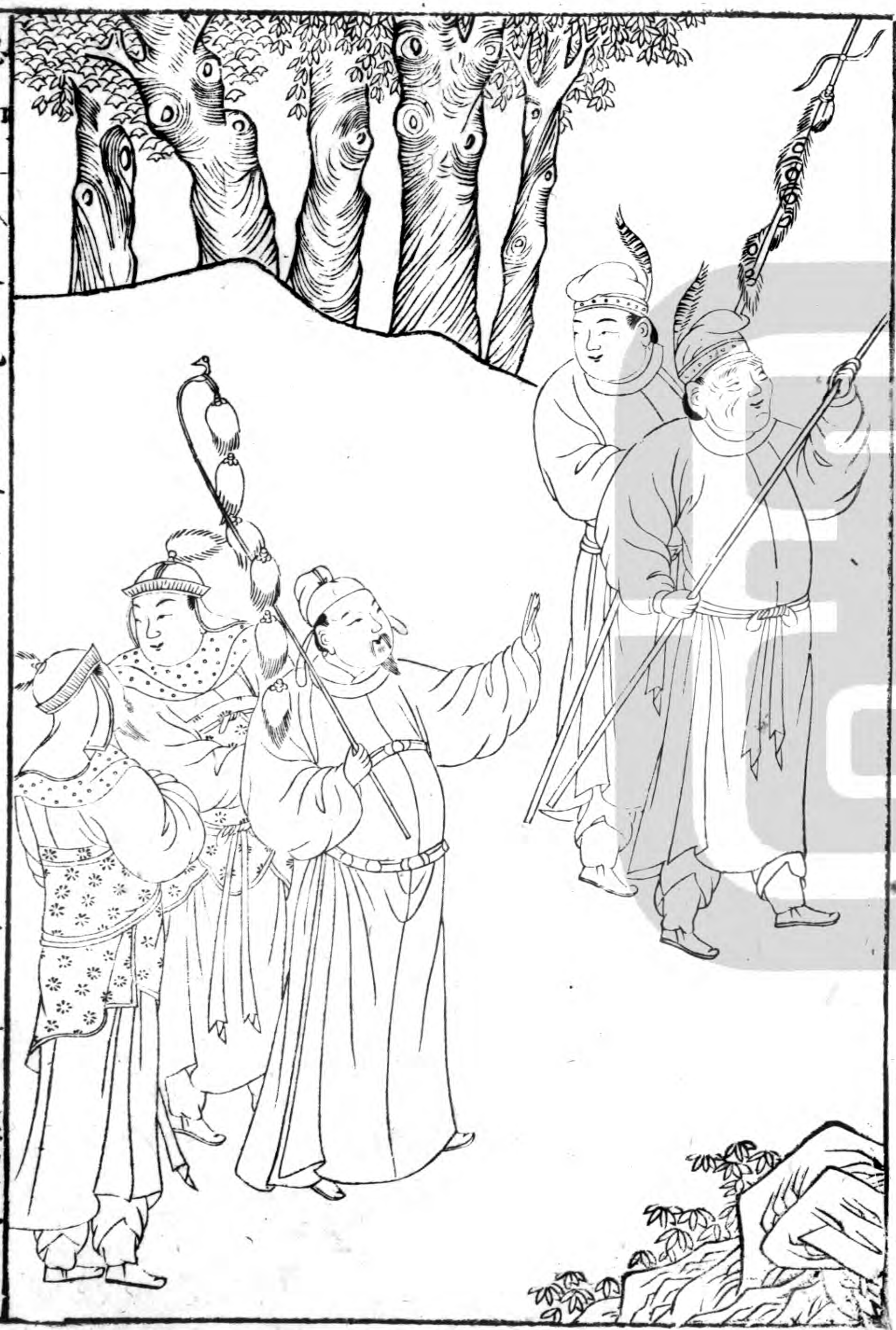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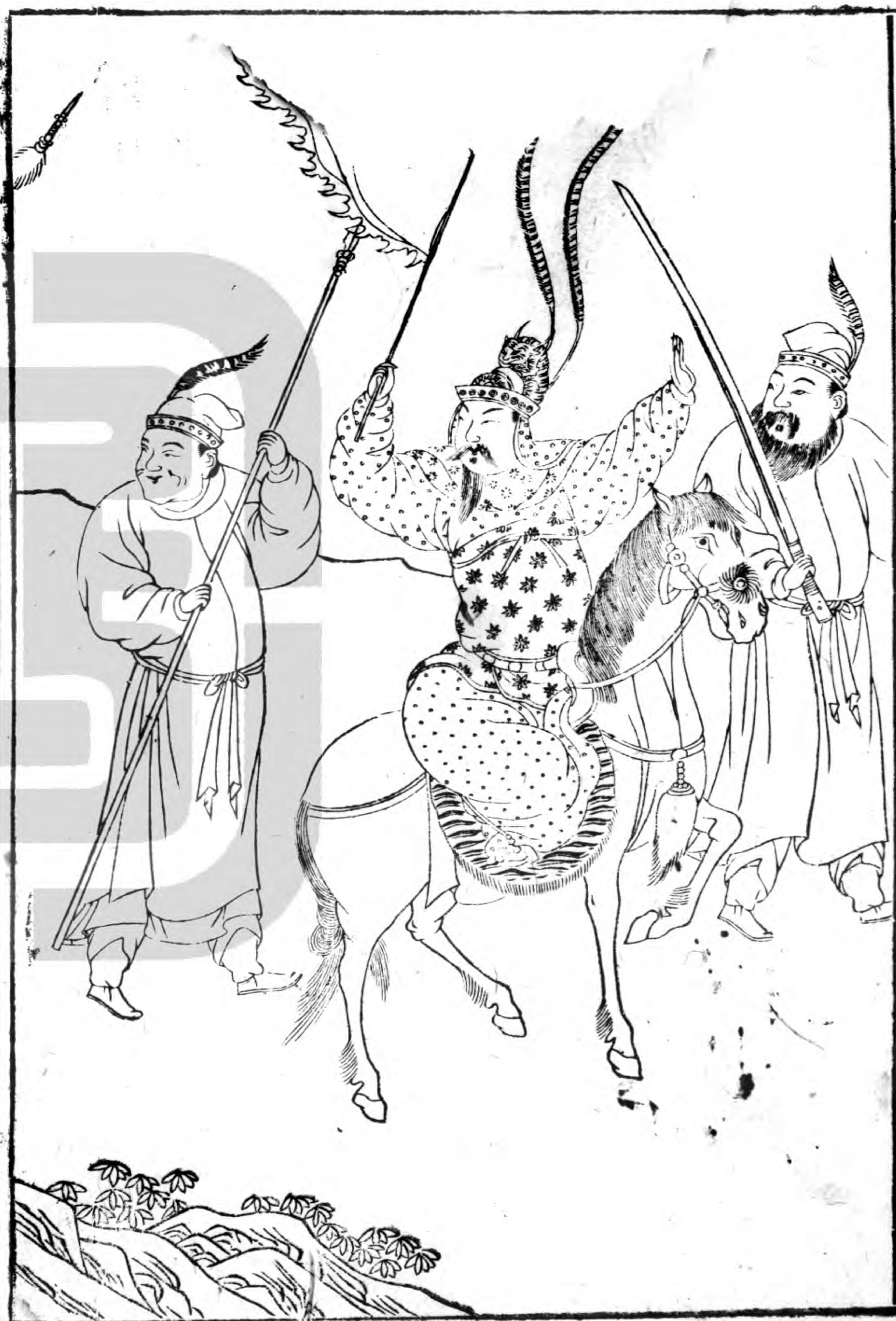
無無居士曰班定遠使西域坦步葱嶺咫尺龍沙固欲膏身於此以要功名計其棄毛錐而荷長戟即父彪况固甘捐家學以圖肘後之懸矣及讒行而投杼之疑免反遣邑以還京非虛懷者不能其萬里雄飛而玉關生還信丈夫之度越者也



温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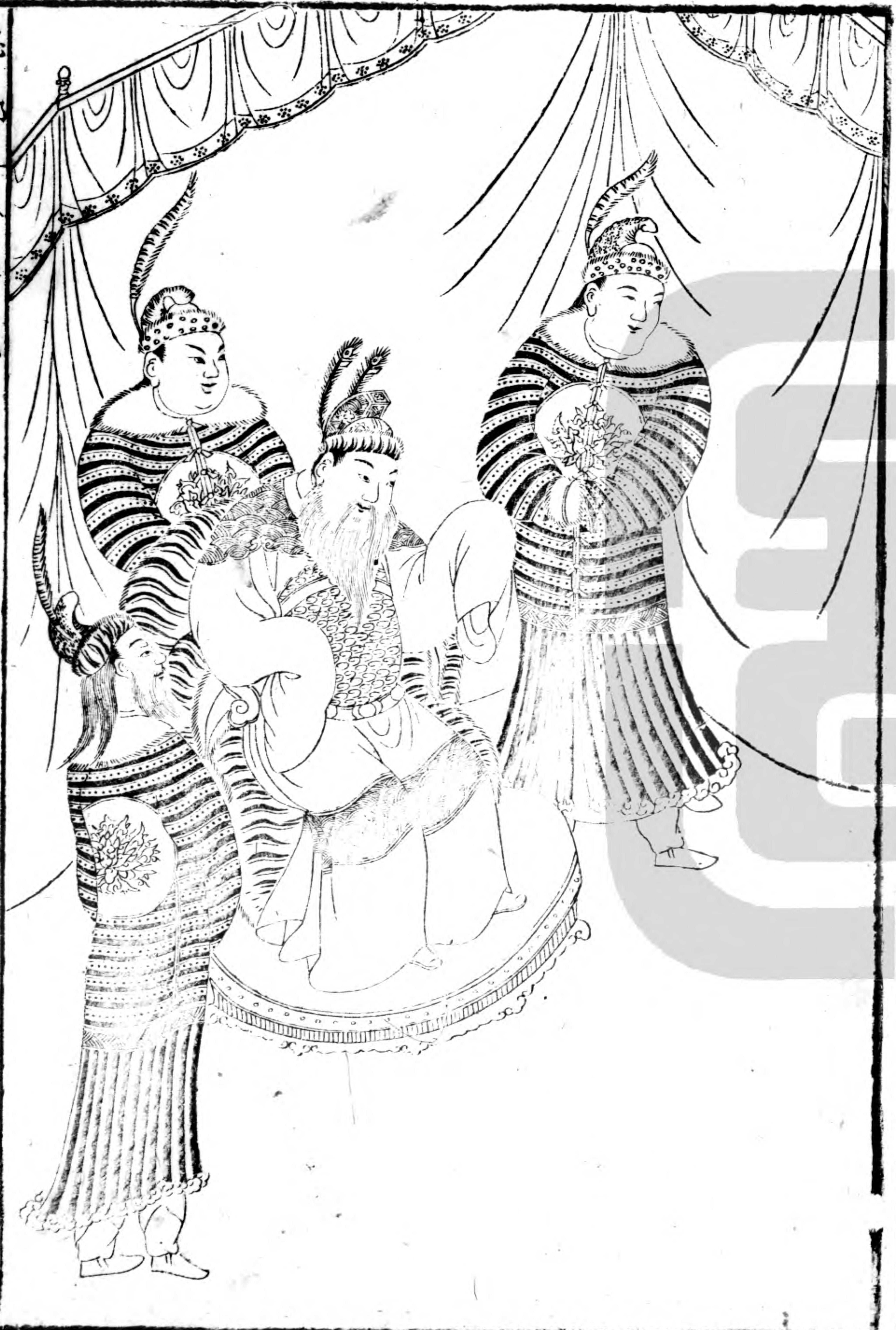
晉温嶠字太真與劉琨在并州雖隔閭寇戎志存本朝琨謂温嶠曰班彪識劉氏復興馬援知光武可輔今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於河北使卿延譽於江南子其行乎温曰嶠雖不敏明公以桓文之姿建匡立之功豈敢辭命遂過江于時江左管建始爾綱紀未舉温新至深有諸慮既詣王丞相陳主上幽越有黍離之痛温忠慨深烈言與泗俱丞相亦與之對泣叙情既畢便深自陳結丞相亦厚相酬納既出懽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復何憂

無無居士曰史稱太真辭親蹈義雖申胥何以尚是諱其絕裾而嘉其奉表矣夫應萬里而投軀不恤其宣力本朝之志已堅故能受遺全節擊憤之智早貽拔舌之怒枕戈之忱卒致皇輿之旋微夫人之忠憤王處仲不幾移國乎劉琨慷慨清嘯解圍卒也推心異類以致幽圍痛哉



鄭元璫

唐鄭元璫貞觀中為鴻臚卿母喪免會突厥提
精騎數十萬攻太原詔起元璫持節往勞既至
虜以不信咎中國元璫隨語折讓無所屈徐乃
數其背約突厥愧服因好謂頡利曰突厥得唐
地無所用唐得突厥不可臣而使而不為用而
相攻伐何哉今掠財資劫人口皆入所部可汗
一不得豈若仆旗接好則金玉重幣一歸可汗
且唐有天下約可汗為兄弟使駟街筵於道今



忠部

竟陽火

十七

環翠堂

富弼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契丹欲得晉高祖所與
關南十縣慶曆二年聚重兵境上遣其臣來聘
仁宗命宰相擇報聘者宰相以富弼名聞乃以
公報聘見虜主虜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
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群臣請舉兵而南
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
公曰北朝忘章聖皇帝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
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好則人
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
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
其身謀非國計也就使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
歟亦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
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群臣何利焉
虜主大悟首肯久之曰鄉且歸矣

無無居士曰富鄭公使契丹乃宋代不朽之
鴻勳也當慶曆間元昊跳梁西陲用兵北虜
復乘間啟釁羽書旁午不有皇華星軺輾破

虜謀則奚車馬馳突郊甸矣鄭公一說壯
本朝之體勢折虜人之情竅南北通和疆場
恬謐直至宣和結金好撤藩籬舉鄭公之盟
約而弁髦之靖康之禍稔欲輸歲幣如金首
非遼比何



洪皓

宋洪忠宣公皓奉使金軍大酋粘罕迫與副使
官偽齊公曰萬里銜命不得御兩宮以歸大國
度不足有中原當還諸本朝乃違天奉逆豫豫
可磔萬段顧乃忍事之耶粘罕怒命壯士擁下
執劔夾承之公不為動旁貴人喏曰此真忠臣
也止劔士以目為跽請遂流遞于冷山冷山皆
陳王悟室聚落悟室嘗得獻取蜀策持以問公
公應陳古事梗之悟室大怒曰汝作和事官却

口硬謂我不能殺汝耶公曰自今當死顧大國
無受殺行人之名此去蓮花灤三十里使之乘
舟一人蕩諸水以墜淵為言可也悟室義而止
無無居士曰洪忠宣可謂古今勁節云夫二
聖不迈冷山流遞四月草生而寒暑倒易南
冠涕泣甘作楚囚即粘罕狼噬悟室鯨吞遠
愧侯生不得御太公而歸漢矣縱委身異域
其如銜命何嗚呼胡馬北風越鳥南枝忠宣
此情覩漢幟於陰山之北雖死亦快云



朱弁

宋朱弁字少章徽州婺源人吏部松之從叔父也為通問副使使金至雲中見粘罕邀說甚切粘罕不聽使就館守之以兵弁復與書言用兵講和利害甚悉金人迫弁仕劉豫且誅之曰此南歸之漸弁曰豫乃國賊吾嘗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金人怒絕其餼遺以困之其後王倫再使復歸以弁奉送徽考大行之文為獻其詞有曰臣等猥以凡愚誤蒙選擇茂林豐草被

雨露於當年絕黨殊隣犯風霜於將老節上之旄盡落口中之舌徒存嘆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高宗讀之感涕無無居士曰朱少章之使虜自分以必死逼仕豫以死拒遺人書以死期題其墓以死報至送大行之詞又云攀龍髯而莫逮其死君之心何嘗一刻忘耶噫白頭都盡青史誰真所不泯者丹心爾余謂少章其不死云

附
手
卷
四

